骇河往事

◎杜秀香

我出生的小镇北面几十米远的地方就是一个河堤,河堤下是排排成林的树木,树木旁是日夜不息,春水东流的徒骇河。据《尚书·禹贡》载文说,黄河流到河北平原中部后,分散而流化为九条河,北流入海,徒骇河是其中之一。四千年来,自西而来又悠悠东去的河水载着历史远去,载着时光飞逝,也载着两岸居民生生不息。

它流经我的家乡小镇——垛石镇,小镇上的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它的南岸,一座桥贯穿南北,连接着小镇去往北岸的道路。据志载,此桥本为“燕齐通衢”,历史上多次倾圮,多次修复,现今的桥是1936年改建,是济阳县历史上第一座最大的钢筋混凝土桥梁。也因此,垛石镇被许多人称为垛石桥镇。彼时的我们自然不懂“历史”为何物,也从未深究它的来龙去脉,它流经我们的镇子,流过我们的生活,就像白昼黑夜一样自然而然。

不过,我们却懂得,过了桥,就不再是家乡,而是另外的一个世界,有另外的一群人过着另外的一种生活。年岁渐长,却也从未有机会过桥到河对岸去瞧瞧那个似乎近在咫尺又似乎遥不可及的世界。后来,有一个同学因为早恋喝农药自杀,被父母结阴亲埋到河对岸某一个村庄的墓地里。据说,她早恋的男孩子日夜坐在河边痴痴望着河对岸。不久后,有传言那个男孩子喜怒异常,得了精神病,不禁引得众人又是一阵蹉跎唏嘘。

垛石桥的西面是一个闸口,铁铸的闸门大多时候都是关闭着的,只有汛期时或灌溉期才放开闸门泄水,轰隆隆的水声震耳欲聋,喷涌而下的气势亦是可观,四溅的水珠落到脸上如丝丝细雨,凉凉的触感,却没有轻愁。闸门下东西两边是光滑的大青石,闲暇的日子,临近村庄的女人们都端着大盆来河边洗衣。相识的热络着聊着家常,不相识的很快也便熟悉,伴着此起彼伏的捣衣声,伴着村里女人毫不顾忌地阵阵大笑声,河水飘走一团团洗衣的泡沫。聚集的泡沫一开始还是相依相伴,随着河水渐渐飘远,它们也就渐渐零落,消失在粼粼波光里,不见踪影。我们也常常去闸门,那里是我们的乐园。夏日的午后,每人拿一个玻璃罐头瓶子去到闸门背面的浅水里捉鱼虾,青石铺就的地面因常年的细水长流,长满了薄薄的青苔,踩上去滑滑的,不留神就会一下跌坐在水里,引得小伙伴们一阵哄堂大笑。浅浅的溪流清澈见底,水里游动的小鱼小虾无处藏身,只要眼疾手快就会将它们捉住,放进玻璃瓶里,拿回家看它们继续游来游去。

到了夜晚,晚饭过后,村里的空地上便开始三三两两的地聚人。男人们大多先扔下碗筷,聚到一起说着和他们生活不相干的话题。女人们则要收拾停妥才拿着蒲扇,卷着凉席,带着孩子,走出家门。女人们之间的话题则多是生活中的琐事与长短。孩子们在大人间跑来跑去,追逐打闹。夜渐深,孩子们终于跑累了,便躺在凉席上看满天繁星,听着大人们讲或流传已久,或新近发生,煞有其事的各种鬼怪故事,当事人也好像都有名有姓。故事结局当然大多是邪不胜正或善恶有报。从河面掠过的风吹过,盘旋,带着特有的凉爽。许多年后,网上一股中国人没有信仰论甚嚣尘上,不对,他们或许不知宗教为何物,不知信仰是何解,可他们心中自有自己的行事规则和评判标准。道德、善恶一直是他们的是非,他们也深信举头三尺有神明。

河水汛期,河水滚滚而来,我们常常站在桥上看着河水从水天相接的地方跋涉而来,阳光下,闪耀着万点金光,从桥墩的西面流到东面,再挟裹着远道而来的泥沙和树枝,还有一些不明所以的动物尸体渐渐远去,消失在另一个水天相接的地方。偶然会有传言说随水飘来一具无名女尸,被站在桥上的人发现,然后报案。传言沸沸扬扬,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猜测,也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好在,我们无数次站在桥上看风景,从未发现传言中的事情成真。

后来,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或从哪一天开始,闸门不再开启。河水渐渐变成黑色,泛着黄色的泡沫,随风飘出阵阵恶臭,它的河水不能再用来灌溉庄稼,闸门下的浅溪里没有了青苔和鱼虾,亦没有了我们的小脚丫,大青石上也没有了来往的洗衣人和阵阵捣衣声。大堤上不见了悠闲的身影,人们绕堤而行,大都掩鼻匆匆走过。自有记忆就热闹的徒骇河突然寂静下来,如同一潭苍蝇横飞的死水,令人避之不及。好友的姐姐正上初中,参加学校作文竞赛,一篇关于徒骇河污染的作文,竟获得一等奖,一时传为佳话。她成为我们崇拜的偶像,她痛心的文字也让我们第一次真真切切懂得了“环境污染”这个课本上学过却懵懵懂懂的词语,竟如此丑恶地可以淹没一切美好,如此残酷地可以抹杀一切生物,亦如此粗鲁地改变了我们河岸世代传承的生活。

后来,上学离家,断断续续地听说徒骇河一直治理又污染,污染又治理,反反复复。往日的热闹和儿时的清澈永远地成为了记忆。春节回家,闲来无事,突生怀念,带着孩子来到大堤上,走过锈迹斑斑禁闭的闸门,迈过大青石下裸露的淤泥,早已枯竭的浅溪边垃圾成堆,看着瑟缩在河心,再不会漫上水堤的河水,心里涌上一片荒凉的悲戚。是谁说过“一片伤心画不成”?女儿和邻家的小侄儿吵闹着回家,他们甚是奇怪如此荒芜的地方有什么趣味,竟令我如此沉迷,不顾他们的不耐和百无聊赖。

好在近年来,垛石镇新农业开发,一年一度的柿子节成为许多人心心念念的牵挂,我更是每年必往。不为“秋去冬来万物休,唯有柿树挂灯笼”的秋收美景,只为柿树都是沿河而载,可以遥遥远望河岸,可以在车匆匆驶过桥时看一眼越来越清澈的河水,还有河面上,波光里摇摆的渔网和几只小船。一眼已足够,足解相思意。

去年,陪着母亲去小姨家,走过大堤,远远望见河边几台大型机器轰鸣,还有来往忙碌的工人。母亲说,徒骇河要进行河道改造,建设旅游景地。我面上不以为意,心里却喜忧参半,不知道它将被改造成何种模样。前几日,恰逢周末归家,带着母亲、女儿和刚刚董事的小侄儿来到大堤上。透过落尽枝叶的树林,河水如一条白带将两岸缠绕,不远处的大桥依然以从前的姿态静立。下到河边,却见河水清清,所立处恰如分界线,西半的河水在风中荡起波波涟漪,恰如春水初生;东半的河面冰层覆盖,凝固成冬天的模样。投石上去,怦然有声。旁边不知谁家的一条小木船孤独地停靠在岸边。女儿和小侄儿好像发现新天地般寻石、踩冰、投石、坐船、奔跑、大笑。寒风犀利地吹过脸庞,心里却泛起阵阵暖意。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忽想起曾经背诵过的诗句。徒骇河,我土生土长的徒骇河,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后它终于又焕发新生,虽不是记忆中的模样,却是熟悉地风景。

作者单位:县人民医院

冬日暖阳天蓝蓝

◎马居双

我是喜欢冬天的,它虽地冻天寒,朔风凛冽,让我无法再享受炙热阳光下那凉爽满口的冰激凌,也无法欣赏广袤大地生长的苗木植被争奇斗艳,但“冬”却有它独特的气息和品质。

气息和品质?你或许会说,冬天有什么气息和品质啊。除了寒风瑟瑟,就是枯枝败叶。即使出个门,也要里三层外三层得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一身笨,一身臃肿,看不到自己强健的身躯或者苗条玲珑的身材,就是鸟儿也卷缩在屋檐下偶尔探个头或者有点阳光的时候打个漂儿找个口食,一下又飞回到自己的巢穴中,一切一个冷字当头,一个冷字钻心,冬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地方吗?更何况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到冬天,雾霾这个瘟神成了大家茶饭余后挥之不去让人着实头疼的老生常谈,本来冷倒可以忍受,把暖气、空调打开,把衣服加的足够厚,喝杯二锅头,涮一把火锅,倒也其乐融融,驱寒畅怀。可是这雾霾,却让你扫兴万分。它似云雾,四散开来,遮挡住冬日的阳光,把蓝天白云驱离开来,随风起伏,天地万息惊诧之间,它已作乱起来,黏到衣服头发之上,便落下微细尘埃污垢,喉咙阵阵发卡,连脚踏车的鞍座上也披上了一层细薄的尘土。你如果把它当成如梦幻般成仙成佛的仙气,那可中了它的迷魂阵了,它的出现只会让你顿感窒息和烦闷。更要命的是在这雾霾的肆虐之下,还夹杂着一股氨水的刺鼻味道,刺激着我的神经脉搏。如果冬天下雪,倒是不错的景致,然而下雪的时候总是物以至稀,总不能天天踏雪而行的。我们这儿毕竟不是东北,不是北极,有一点点缀就足够诗情画意了。冬天还是有温暖的阳光、有蓝蓝的天才是我熟悉的味道。

想想以前冬日暖阳天蓝蓝的日子里,不管晚上还是清晨,气温有多低,哪怕是冻得流哈喇子,一看到红色果盘似的太阳徐徐升起的时候,就欢喜得不得了,精气神儿甭提多高;再看看那干净蔚蓝的天空,清爽洒脱,不媚不娇,泾渭分明,心田也瞬间快意清澈起来。公园里健身的人们你来我往,悠闲自由的舒展着自己的筋骨。大街上比拼的是谁家的衣服好看,是谁家的羽绒服暖和,而不是谁带的口罩最能防灰尘、防雾霾。护城河里的水不深,虽然结了一层厚厚的冰,但冰块如玻璃般光滑透明,仍可见低。

欣慰的是,大家认识到了环保问题的重要性,不再只把它当作政府和环保部门的事,而是把环保看成了关乎你我他的事,大家都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活动中来,习书记更是提出了“青山银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我们的环保部门也恪尽职守的付出。付出就会有回报,抬头看看天,是微蓝的,身上暖融融的,那是温暖的阳光;看看身旁的行人,戴口罩的少了;看看公园里,健身的又多了;站在澄波桥上,北面那座山丘清晰可见。口鼻之间也没有了氨水的刺鼻气味,两米深的护城河虽然盖了一层薄冰,仍难掩水下世界的探知。

我知道,久违期盼的冬天又回来了!

作者单位:县直机关工委

河东河西(小说)

◎齐永山

一

这是一条引黄灌溉渠,渠东人叫它西河,渠西人叫它东河。午时快到了,殷长清还坐在河西岸,挑着一根自制的鱼竿钓鱼。殷长清不喜钓鱼,也不会钓鱼,有时半天都钓不到一条毛毛鱼,他自己都说自己是在“瞎钓”。现在麦地、蒜地不需水了,上游不放水的时候,河里的水就静而清澈。

殷长清坐在河西钓鱼,目光没落在浮子上,却落到了河东。他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事。那时河东河西的两个村联合办学,为能收上书费,老师允许同桌可以合买数学课本。一本数学课本两毛七,老师强调用完后归出一毛四的同学所有。殷长清当时交的是一毛三,同桌章书兰交的是一毛四。临到学期末,殷长清却把书留在了家里,无论同桌咋要,他就是不往学校带。章书兰报告了老师又报告校长,他们连糊弄带吓唬了十来天,殷长清就是死活不改口,说数学课本被他弄丢了……章书兰从此恼了殷长清。殷长清坐在河西钓鱼,隐约看到了河东一线屋脊,多少年前的愧意又升上心头。但他多少年前就已为自己的贪欲做了补偿,因为两人一直做着同学,一块上的初中,一块上的高中,间或还做着同桌,在许多事上他都尽力迁就她、保护她,俩人的关系也渐和谐乃至亲密。特别是上到县城的高中,本乡就他们两个,路途遥远,去来的他对她都多有照应。

水上漂的浮子一动不动,殷长清的心也一直很平静,尽管此刻他又想起了令他胸怀激荡的高中生活。那时他擅体育,章书兰擅文娱,都是学校各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与组织者。俩人交往增多,感情也随之加深,也便有了几次不太明透的月下之盟约。俩人的学习成绩也都不错,可惜最后高考,双双均是差之毫厘地落榜。殷长清倒没觉咋地,章书兰却显的着实沮丧……那晚,他从河西送她到河东,一座不长的桥——就是他现在钓鱼的地方南边那座桥——他们走走停停说说,用了大半个小时才走完……

殷长清转头望望南边那座桥,便恍惚有了时光倒流之感。他记得高中毕业没几天,从河东有话捎过来,说章书兰的老人答应了他家的提亲:都是农村难得见的高中生,般配。他很感激父母的包办。大概两边的老人早就有此心思,虽然隔着一条河,可也算连庄带土知根知底,又相互对脾气。过了几天,章书兰傍晚从河东来到他家。殷长清家属村里特困户,房檐低小,屋里也没个正经落脚地方,以往章书兰也来过,但这次他却感到了局促甚至不安。“将来,我要给你盖所全村最好的房子。”殷长清忘了这句话是自己心里说的,还是对章书兰说的,他甚至都忘了章书兰在他家里都说了些什么。他只记得他送章书兰从河西到河东,就是在这座桥上,他终于听明白章书兰的来意:有人好几次来劝她回去复读,自己拿不定主意,希望他能一块去。殷长清瞬间冷静下来并在瞬间做了否定答复:家里条件明摆着,他去不了。章书兰第二次来他家的时候,殷长清正往瓮里装蓖麻子叶和葱叶,准备腌咸菜。章书兰是来告知她复读的决定。殷长清便说给爹娘提亲的事作罢……

河里的浮子忽然一端翘了下,殷长清也正好低下头看,下意识地想提竿,浮子却已恢复原样。他的思绪便就此中断,感觉脑中一片空白,之后的事好像都忆不起来了。也是,他脑海中本就有两年混沌期,何况又过去了这么多年。

殷长清心里颇感空落。鱼没钓着,回家吃饭就不要等人叫了。

二

“又是‘瞎钓’吧?亏没等你的鱼下锅……”殷长清回到家,老婆信芳一看他那样就笑了,说话间把一海碗清炖鱼端上桌。殷长清斟一小杯酒慢慢独饮。待信芳再端上一盘炖豆腐,俩人便开始吃饭。

夹起一块嫩豆腐,殷长清感觉很亲切。他是在生活极为困窘下结的婚。信芳不要彩礼,也不嫌他盖不起新房子,一过门就和他盘算咋过日子。他们想到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是做豆腐,属勤行,只赚不赔的。日子便渐有起色。后来拓展业务,利用起豆腐渣养了头猪。猪该出栏了,殷长清找下收猪的,谈妥了价。准备逮猪了,信芳却端着笼豆腐靠在猪栏墙上,死活不让。她平时养猪就像养孩子般,哪舍得就送出去啊,还要挨一刀!殷长清百般劝不通,脸上有点挂不住,就直拨拉她,不料用过了力,把那笼豆腐掀到猪圈里了。那猪从未见这么好的食,扑上去大口猛吞,转眼吃净。信芳见殷长清生了气,也心疼好不容易做成的豆腐,便转到一旁哭起来……猪被逮走了,殷长清从身后递给信芳一叠纸票。她腮边泪珠还在,仰脸说:“俺不要,你只赔俺的豆腐就行……”殷长清躬下身哄道:“哭啥咧,咱这不豆腐卖成猪价了么……”

殷长清嚼着豆腐忍不住一笑。“咋啦,是不是你也觉出了,现在的豆腐没了早先的味?”信芳问。“嗯,还行吧。”殷长清应一句。早先的味是什么味?这在殷长清的感觉里并不真切。尤其高中毕业前两年,他是懵懂着度过的。章书兰去复读了,他是眼看着被人用一辆崭新自行车接走的。但她高考再次落榜。殷长清几次走过桥中央,最后终于过了桥来到河东,却见章书兰门前停着辆轿车……章书兰又开始了第二次复读。高考前夕,殷长清突然收到她的信:“我真的不想坚持了……”他回信解劝:“你有了坚持的机会……就要坚持……”可人何必要强行改变自己的命运呢?殷长清心里明白,结局里无非或是他的苦涩,或是她的苦涩……还好,结局里有苦涩,也有欢喜。殷长清接受并再次感激父母的包办。章书兰等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他也迅速与信芳完成了订婚、结婚的全部仪式。那晚两边都在庆祝,河东放电影,河西唢呐声里摆夜宴……

月亮圆的时间短,缺的时间长,所以人大部分时间要在月缺的光景下过日子。殷长清也觉日子就该如此过。他喜欢水一样平静的生活状态,至于底下暗流缓急,还是勿深察得好。吃过饭,殷长清点上支烟吸着。他不嗜烟,也不嗜酒,只偶尔少量用点。多少年来他一直保持粗淡。今天有鱼吃,大概是他的“瞎钓”连自家老婆都看不过,便买一条以示安慰的。难得几天清闲,信芳可看不得他不顺心。

屋里很暖和。殷长清的房子是那几年种棉花攒下钱盖的。他从老家分出来后,过了两年儿子出生,生活算步入正轨。村里号召种冬暖式蔬菜大棚的时候,没人敢响应,队里答应上一个棚奖励五亩耕地。殷长清和信芳决定不做豆腐了,一下子上了两个大棚。不几年,家里就有了大笔存款。多余的地,又种了臺韭,收入也很可观。他家的日子走在了全村人前头。千禧年,信芳盘算着要盖所全村最好的房子。殷长清领着十岁的儿子到县城转悠了一圈,还见了几个同学,回来改了想法,只对旧屋做了修缮,并用彩钢瓦在檐下搭出两米的棚子,安上玻璃打了封闭。

信芳在屋外忽然想起来说:“你出门老不带手机,刚才我也光忙活炖鱼了,守业说今儿早晚家来一趟……”

三

殷长清没去歇,泡杯茶喝着等。等听门口有刹车声,便料是儿子回来了。儿子守业还不错,考了所好大学,在大学里又被选拔为国防生。可他服役五年,不知怎地就转业回了县城。殷长清很不以为然,军队是你家的?说走就走,做公务员恐也未必就合格。他知道信芳从中也有参与,告诫几句便罢了。守业也适时就自作主张告了大不敬之罪。

守业喊着“妈”进屋,“嘿嘿”笑两声,掩住眉间亢奋,端起老爸茶杯轻呷一口。殷长清回以慈父的一瞥。他和信芳要孩子晚,对他要求极严,却也护犊情深。“有事?”殷长清问一句。守业就等这一问,伸手掏出两个红本本恭恭敬敬奉上说:“看这回让您省心了不?”是结婚证!殷长清心里激动,搭上手摸过来,口里却平静地说:“村里你这么大的,孩子早给爷爷拿拖鞋了……”看儿子安不住神的样,又问:“不是一个人来的?”“真啥也瞒不了您!我是先来给您个心理准备。”守业出去,对着大门口的车上喊:“北华……爪北华!”

殷长清听外面有人叫了声“妈”。他正觉那甜绵的声音有点耳熟,却见信芳已挽进个很爽落的女孩子来。那叫北华的女孩子眉色如黛,衬得双眸雪亮。殷长清一见,心思竟倏忽赶回到从前……等他赶走心头闪念,忙招呼坐下。信芳拉北华坐到炕沿上。北华又喊了声爸才说:“您不怪跟您说晚了吧?我们也是才告诉的俺爸妈……您准想不到,守业说到您,才知您和俺爸妈都是高中同学!”“你爸是邝……”殷长清有些恍然,转而说,“农村条件差,委屈你了……”这时守业在外招手道:“往后说话长着呢。走,北华!这里要建工业区了,以后可就看不着了。”北华礼貌地告个别就去了。

“还满意吧?俺看挺好的。”信芳说。“还能不好?你们都串通多少回了,当我不知?”“两个孩子高中就好,大学定下的关系。想不到前年北华她妈竟一病起不来床。她爸是县领导,忙,顾不上。你说俩孩子咋办?亏部队上通情达理,来人调查情况,帮着办转业手续……”信芳索性说下去,“有些事你早晚也会知道。俺有个干姊妹,打小在河滩剜菜砍草认下的。她上了高中没考上大学,她的班长劝她再读一年,愿帮她。下一年又没考上,她那班长是真喜欢她,又来劝,最后人家的家长也来了……她偷着跟俺说,她放心不下一个人……”“你学着会编故事了……”殷长清漫声道。“故事都是瞎编,就怕人来对号……”遂换了话题再说孩子的事。守业领着北华回来了,说要早点回去,北华还要到河东接姥姥去县城住两天。

殷长清对信芳说:“把西小区那证拿来吧。”千禧年后他家就取出盖屋钱在县城按揭买了第一套房子。他们再添个夏季蔬菜棚,还建了养鸡棚、养鸭棚。农村蔬菜大棚越来越多,殷长清又给人安装滴灌、联系种苗……还贷后又攒下不少钱。后来房价涨到了五六千。他想再涨下去,等孩子家来可就买不起了,便拿出积蓄再借上些,全款又买下一套。今年房价竟有了破万的趋势。“我跟你妈早有商量,过门的日子你俩定,这是我们的心意。”殷长清把结婚证塞进信芳拿来的袋里,递给北华说,“把这套房卖了,差的钱家里补,你们买套全县城最好的房子……”北华不肯接。守业听出老爸话音里的沉闷伤感,不忍拂逆,就替她接过来。

殷长清看着信芳把北华送出门送上车,再抬眼时,儿子的车已从河西到了河东……

作者单位:姜集小学